



## 推开新年的门

文/钟芳

岁序更替，华章日新。不知不觉，2026年迈着轻盈的脚步向我们翩翩走来。新年是一扇门，轻轻推开它，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，舒缓、轻盈、新鲜，我们满怀欣喜地迎来崭新的一天，到处都是透亮的光彩，到处都是灿烂的笑脸，到处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。

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。新年，新的气象；新年，新的活力；新年，新的风景；新年，新的机遇。沐浴着新年的太阳，我们笑靥如花，扬起新的风帆，唱着节日的欢歌；我们容光焕发，迈向新的未来，跳起节日的舞蹈；我们豪情满怀，放飞新的希冀，画出新年的图景。勇于拼搏的人，总能奏出生命中最激昂的乐章，让我们鼓起勇气铆足劲，携手新年，穿越新的四季，行走在铺满阳光的大道上。

站在2026年的起点上，2025年的岁月光影又总是让人依依不舍，难以忘却。在这回眸与展望交替的时刻，任思绪在时空中驰骋，心中充溢着难以言喻的感叹和憧憬。过去的一年，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，既有快乐喜悦，又有悲伤痛苦；既有精彩华章，又有黯淡无光，既有鲜花和掌声，又有遗憾和绝望……这一切是如此熟悉，点点滴滴——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。但不管得也好、失也好、荣也好、辱也罢，这些终将成为人生旅途的一段插曲被写进记忆，被时间的洪流带走，逝去的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在新的一年里，站在全新的起点，我们要忘掉曾经有过的烦恼和忧伤，理一理自己的思绪，保留朝气蓬勃的健康心态，带着微笑和憧憬出发，淡定看待所有的名利得失，诗意地眺望远方的风景，将目光定格在新的人生起跑线上。

跨进新年的门槛，2026

年，一本崭新的日历为我们翻开人生簇新的一页，打开一扇通往春天的大门。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新年来了，天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春有百花争艳，夏有草木葱茏，秋有果实飘香，冬有银装素裹，那365个崭新的日子排着队，摆在我们面前，等待在上面书写最璀璨的诗篇，描绘最动人的故事。听吧！孩子们嘻嘻哈哈地说：“新的一年，我要努力学习，快快长大。”老人们喜气洋洋地说：“新的一年，我祈福风调雨顺，将红红火火的日子引向芝麻开花的高处。”年轻人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新的一年，我打算为美好的爱情、幸福的家庭去努力工作，多挣钱，希望大家幸福美满，身体健康，过得和和美美、开开心心。”火树银花辞旧岁，流光溢彩迎新春。披着节日的盛装，我们在欢声笑语中恭贺新年，互相传递新年的祝福。

走进新年的晨曦里，明媚的阳光洒在身上，一种欣喜、一丝感动涌上心头。新年是多情的，她钟情于热爱她的每一个人。只要你愿意努力迈向崭新的生活，她都会愿意采摘下一束束馨香的花环，戴在你的胸前，给你的生命增添魅力与希望，带来神奇和活力，日子也就会一天天地散发出愈来愈美丽的光芒；也会让我们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，都学会积极面对，懂得追求，学会感恩，收获美好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也要为自己加油和喝彩，信心满满，脚踏实地迎接每一天。

新年是一扇门，一边旧岁正去，一边新年伊始。静静地打开新年这扇门，岁月的年轮便在脚步中旋转，生命也在一个又一个匆忙中升华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将会更加豪情满怀，睿智成熟，将新的人生过得活力无限、精彩纷呈。勇往直前地走吧，我们前行的脚步，将绘成一幅幅美好斑斓的画卷。

## 岁末清芬

文/孙翊伦

一到年末，心里便盼着案头那盆清水供的水仙。仿佛它不开，这新年便不算真正地来。

水仙是极好伺候的，却又是很有脾性的。几枚卵石，一掬清水，浅浅的陶盂，便是它的天地了。初来时，不过几个憨拙的鳞茎，棕褐色外皮皱巴巴的，顶上冒出些鹅黄的芽尖，你且把它搁在向阳的窗台上，不必过分殷勤，只记得隔几日续些水，便由它静静地去。

它的生长，是默然却执拗的。不几日，那芽尖便抽成碧绿的叶子，扁扁的，挺拔地向上蹿，带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生机。这绿，在冬日灰扑扑的天光底下，显得格外润，格外亮，仿佛把潮湿的春意，都提前带来了，凝在这几片窄叶里。叶子长到一定分寸，便不再徒长，中心悄然地，孕出了青玉似的花蕊。

开花的兆头，是在某个清寒的早晨发现的。花苞从紧裹的薄膜里挣出来，起初只是青白色的一小粒，再过一两日，那苞便饱满了，能隐约窥见里头玉色的瓣子。真开起来，却又是静悄悄的。常常是清早推开

房门，一缕幽香，清清冷冷地，便迎面拂了过来。那香，是凉丝丝的，带点甜，却又被寒气滤得极淡。

走到案前，花已开了。五六朵，娉娉婷婷地立在叶丛中。花瓣是六片的，纯白，肥厚，润泽得像上好的羊脂玉，花心护着一圈金黄的杯状副冠，像是特意点染上的一抹暖意。整朵花的模样，是端丽的，又是单薄的，有种孤清的美。它像是在这岁暮天寒时节，为人间供上一缕清芬，一抹亮色。

对着这样一盆花，人是容易发怔的。这怔，不是愁，也不是喜，是一种被洁净之物安抚后的空明。这洁白与幽香，仿佛能洗人眼目，滤人心思。不由得便想起些旧事来。幼时在祖父家过年，堂屋的桌上，也总供着这么一盆水仙。祖父用雨花石镇着根，水里不许有一丝尘埃。他常说，水仙是“凌波仙子”，品格清高，养它的人，心思也得干净些。那时懵懂，只觉那花好看，那香好闻。如今想来，祖父那份近乎执拗的洁癖里，或许正是对一种清平的持守。

水仙的花期不长，过后便渐渐枯萎了。花瓣失了玉的光泽，变得薄脆，那清冷的香也一日淡似一日，终于消散在日渐浓厚的年节空气里。这时，将它连石带水倒去，鳞茎已是耗尽，再无用处。心里不免有一丝怅然，像送走一位贞静寡言的朋友。可这怅然也是淡的，因为知道，待到来年冬日，那份清冽的盼望，又会悄然升起。

年年岁岁，案头供的是一段冰清玉洁的光阴，也供着自己心里，那点对洁净与安宁的、永不肯泯灭的念想。



## 旧时梅香

文新小倡



“冰雪林中著此身，不同桃李混芳尘。”梅花和松、竹并称“岁寒三友”，与兰、竹、菊合为“四君子”。它不但姿态高雅、芳香幽远，而且象征着一种美好的品格，为人称道。

《红楼梦》里的梅诗，花开一朵，各占数枝，“桃未芳菲杏未红，冲寒先已笑东风。”“看来岂是寻常色，浓淡由他冰雪中。”“疏是枝条艳是花，春妆儿女竟奢华。”“幽梦冷随红袖笛，游仙香泛绛河槎。”曹公笔下的梅，前身定是瑶台种，似仙似玉，身姿绰约，放眼望去，像被点了精魂的金陵十二钗，朵朵相思、瓣瓣离愁。

与梅邂逅，脉络芬芳，沿着平仄有韵的唐诗宋词寻去，一脚跌入梅花的芳踪。宋人沈蔚这般寻她，“今年早觉花信蹉。想芳心、未应误我。一月小径几回过。始朝来寻见，雪痕微破。眼前大抵情无那。”诗人知道“好景色、只消些个”，便淡看枝上一朵两朵。小径、雪痕、老树、寒花，苍茫幽渺之境自不消说。

南北朝时期大文学家庾信薄衣踏雪，诗意满怀，“当年腊月半，已觉梅花阑。不信今春晚，俱来雪里看。树动悬冰落，枝高出手寒。早知觅不见，真悔著衣单。”“早梅发高树，迥映楚天碧。朔吹飘夜香，繁霜滋晓白。”怨不得景瘦意清，只怪柳宗元性子急，来得太早。张谓的“一树

寒梅白玉条，迥临村路傍溪桥；不知近水梅花发，疑是春来雪未销。”喻梅似玉如雪，春意乍现，令人喜上眉梢。王安石宛如丹青妙手，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一幅梅图神韵备至。

爱梅者最苦的便是林和靖，林公别号“梅妻鹤子”，单以“一味清新无我爱，十分孤静与伊愁”之诗别占一席，着实把天真、闲旷、清新、幽静的境界赋予了梅。“众芳摇落独暄妍，占尽风情向小园。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吟哦之间，仿佛人花合二为一。正所谓“不受尘埃半点侵，竹篱茅舍自甘心。”好一枕玉洁冰清意。

宋人苏轼也痴心，“梅花开尽白花开，过尽行人君不来。”“莫向霜晨怨未开，白头朝夕自相摧。斩新一朵含风露，恰似西厢待月来。”“年年芳信负红梅，江畔垂垂又欲开。珍重多情关伊令，直和根拨送春来。”蒋捷的一曲《梅花引》语语纤巧，字字妍倩，“都道无人愁似我，今夜雪，有梅花，似我愁。”他泊孤舟，对闲影，不知身心去留，却因为梅花的出现，增添了热烈和洒脱的情趣。

“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”梅花香自苦寒，却带着新生的绿意和温情，傲立风雪中。千古诗意爱无梅，执此一剪梅，香远益清，岁月不瘦。